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88

斗南暐禪師語錄

清 暐說

普潤等錄（依駒本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住溫州接待禪寺
  - 住無錫慈雲禪寺
  - 小參
  - 秉拂
  - 機緣
  - 拈
    -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
    - 青林挑柴
    - 國師三喚侍者
    - 南泉住庵
  - 頌古
  - 偈
    - 眼耳鼻舌身意
    - 四威儀
    - 題石女夫人
    - 題淡和尚
    - 室中禮懺有感
    - 採柏子
    - 老僧崖
    - 誦經
    - 示僧
    - 看花
    - 勸母念佛
    - 考工
    - 示沙彌
    - 月下偶成
    - 夜聞板聲
    - 飛來峰
    - 參雲林和尚
    - 步玉開師原韻
    - 打碎鐘子

- 示透宗還豫章
- 除夕
- 拄杖
- 爆竹
- 贈聞旨道兄
- 贈樹文道兄
- 樹文兄留別
- 茶鐘墮地不碎
- 和樹文兄原韻
- 贈香谷師
- 化木魚偈
- 贈微笑軒行實賢弟
- 贈妙有關主法師
- 化齋
- 別飛泉法師
- 贈愚若兄掩關
- 為新大德開淡齋
- 贈玉輪朱居士誦經
- 贈朱居士遊山
- 贈奉先顧居士
- 贈孟入陳居士參禪
- 步注居士原韻
- 示分唇海沙彌
- 搬磚偶成
- 水筧
- 遊虎丘口占
- 燈下偶成
- 石柱峰
- 登月臺觀瀑
- 坐禪
- 舟中阻風作以慰眾
- 贈道原法師
- 搬瓦
- 慕得然道兄善書畫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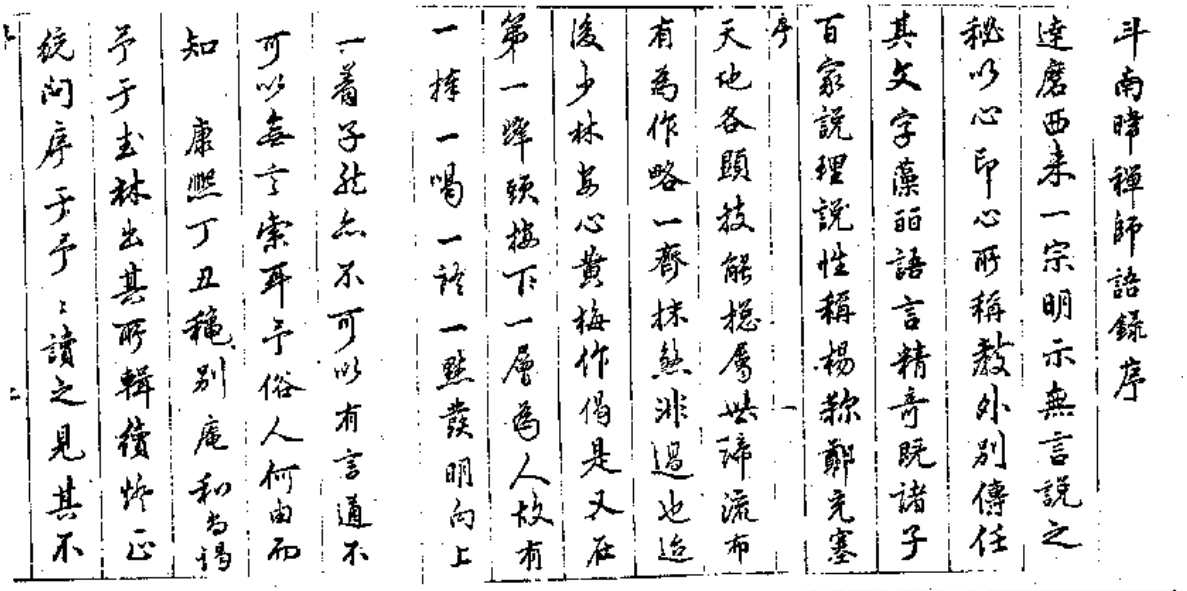
◦ 佛事
- 地藏開光
- 彌勒安位
- 韋馱安位

    - 募天王殿進關
    - 挂梆板
    - 出關
    - 剃度師示寂拈香
    - 為母疾割股焚香
    - 為火頭僧舉火
    - 為松崖禪人舉火
    - 為無礙禪人舉火
    - 為雪松沙彌入塔
    - 為園頭一念舉火
    - 為梵音洞佛子捨身舉火
    - 為蓮彰禪師起龕
    - 為靈隱禪人起龕
    - 為石元禪人起龕
    - 為雲水僧起龕
    - 為患毒僧入塔
    - 為雪如禪人入塔
    - 為李氏道人舉火
    - 為性空上座入塔
    - 為無礙禪人入塔
    - 為道林上座起龕
    - 為徹凡禪師起龕
    - 為戒全禪師封龕
    - 為火頭道士起龕
    - 為秋月禪人起龕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斗南暐禪師語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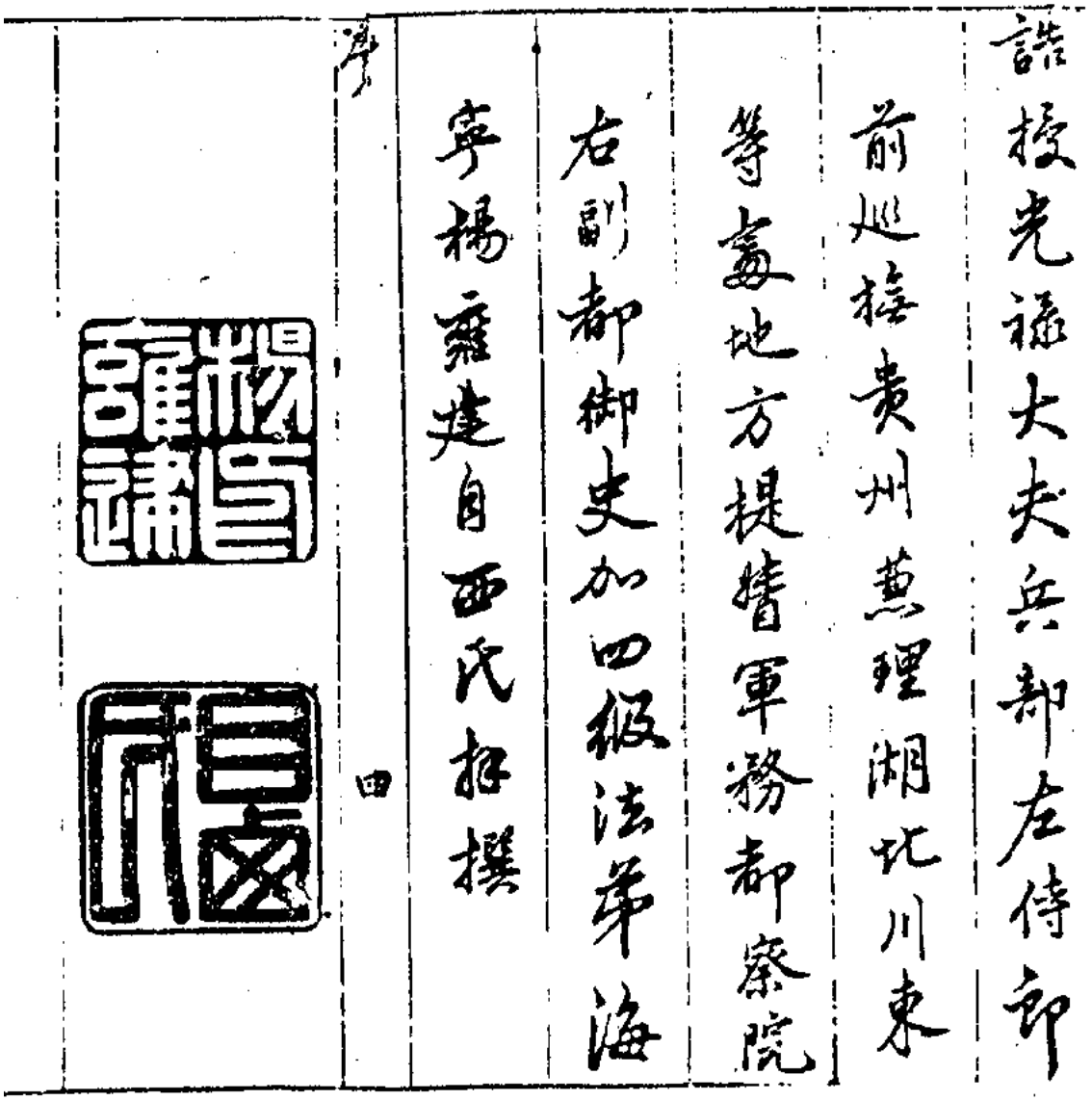
斗南暐禪師語錄序

達磨西來一宗明示無言說之秘以心印心所稱教外別傳任其文字藻丽語言精奇既諸子百家說理說性稱楊鞠鄭充塞天地各顯技能揔屬世諦流布有為作略一齊抹煞非過也迨後少林安心黃梅作偈是又在第一擇頭拖下一層為人故有一棒一喝一語一點發明向上一着子然亦不可以有言通不可以無言索耳予俗人何由而知 康熙丁丑穐別庵和尚謁予于玉林出其所輯續燈正統問序于予予讀之見其不立文字終不離文字殊洞厥大旨雪々歲和尚之嗣法門人斗南禪師又以住溫州接待寺開堂語錄并拈頌禪著貽予索序冠首見其言約意該僉覺使人神澤是知龍躍騰榑裴潛自若麟遊鳳翩文彩稽彩而父子不傳之道只至一毫訂上識得根源玄英俊袖僧果然向此一眼覷破則斗師語錄不虛說然後以斗師有言說亦可無言說亦可

時

上章執徐大簇月中澣穀旦

賜進士第



斗南暐禪師語錄卷之上

侍者普潤記錄

住溫州接待禪寺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五月初五日，師受溫郡縉紳周公長茂等公請入院。

山門。「解脫門開，周圍天壁。龍象交參，如何委悉？」卓拄杖，云：「從斯入者，永無退失。」

彌勒。「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驀然相撞著，元來是者賊。」顧左右云：「賊！賊！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韋馱。「感應三洲，隨方顯跡。內外障消，全仗渠力。若有非為，曲不藏直。」
佛殿。「洞山言端，雲門語的。今日新長老，當陽重舉出。」展坐具，作禮三拜。
伽藍。「廣大道場，盡是木頭土塊。法門者般寥落，你也不生慚愧。直須賓主同心，方顯靈山一會。」
祖師。「西天東土，一隊禿奴，神光性燥，達磨心粗。」插香云：「以此驗今時，正宗赤手扶。」
據室。卓拄杖云：「據此室，行此令，橫按莫邪，高懸寶鏡，佛祖魔軍，側耳諦聽。」復卓一卓云：「咄！」當日眾護法請上堂。拈疏云：「識得一，萬事畢，一毫端上通消息，者消息也要維那重宣出。」宣疏畢，指法座云：「寶華王座作麼陞步？直下無私，向上一路。」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惠眾萌芽，嵩巖增長，不受護國深培，卻承靈隱滋養，業風吹到普陀，頓教遍界芬芳。今日信手拈來，爇向爐中，專伸供養現住普陀鎮海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二十八世上別下庵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宗要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杲日當空，光明赫奕，朗耀祖燈，宗風振起，花雨繽紛，普天匝地，隨處稱尊，有權有實，主賓照用，殺活臨時。」豎拄杖云：「所以木上座有時在孤峰頂上，合水和泥，不背一人；有時在鬧市街頭，青眉白眼，不向一人。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全體作用，點鐵成金，非涉神通玄妙，卻緣公案現成。惟願大家出手，扶起破裂沙盆。」召眾云：「還有出手者麼？更聽一頌：珠懸鎮海乾坤靜，斗拱星辰朗太虛，本地風光輝宇宙，一輪紅日遶須彌。」結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師下座。
元旦，上堂。問：「昨日今朝即不問，新年一句請師宣。」師云：「爆竹一聲催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進云：「不新不舊一句又作麼生？」師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進云：「新年舊歲蒙師指，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拈起驢頭尾上安。」進云：「恁麼則眉橫鼻直去也。」師云：「切莫錯認。」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未禮拜前向汝道了。」進云：「禮拜後如何？」師云：「有棒不打你。」僧禮拜，乃揮拂子，云：「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綿綿密密，打成一片，憑他說前論後、換舊添新，戴新帽、著新衣，高拱手、深作揖，拜張三、謝李四，列錦鋪花，擎拳舞掌，觀燈翫月，色色隨緣。設若未能，切須看箇話頭，如銀山鐵壁，左不得、右不得；如嚼鐵饅頭，吞不得、吐不得；如夜入暗室，進不得、退不得。忽然時節到來，鴉鳴鵲噪，爆竹一聲，自然推門落臼，如杲日麗天，無所不照，者纔是真新年也，頭頭受用，物物現成。然雖如是，且道：新年到來，舊歲

從甚處去？」拈拄杖，過左手，云：「從者裏去。新春從甚處來？」拈拄杖，過右手，云：「從者裏來。正恁麼時，不來不去、不新不舊一句又作麼生？心包太虛，懷藏日月。」
上堂。「寒梅帶雪池塘外，綠柳拖金曲水邊。簫管聲中發妙旨，煙霞堆裏絕言詮。」卓拄杖，云：「露柱燈籠開口笑，本無新舊落人間。」
法雨老和尚書到，上堂。舉書云：「只者箇千里傳來，蒙師眷注，文不加點，肘後符露八字，打開無盡倉庫。接待者裏，雖是藏無粒米雲廚，餐餐充足，龍蛇混雜，凡聖同居，不能弘揚祖道，豈把法門塗污？遙念吾師深恩，恒把衣珠衛護。正當恁麼時，日用無私一句又作麼生？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恒月、文光兩上座領眾信朝海歸，請上堂。問：「卓錫九山閒覺路，法壇大啟梵王宮。有一箇全體作用、不涉程途的，到來如何接待？」師卓拄杖，云：「白棒赤條條。」進云：「臨濟三玄，更請曲垂方便。」師云：「聽爾葛藤。」進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呈橈薄海浪滔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杖敲潭底月嬋娟。」「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離岸橫撐無底船。」「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梵音洞口羊腸道。」「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栴檀林裏金獅哮。」「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眼底聞聲向上竅。」進云：「玄要齊拈無箇事，九天雲淨鶴飛高。」師云：「又恁麼去也。」乃揮拂子，云：「勝地名山，一毫端出，萬派朝宗，鎮海獨步，梵音現相，磐陀趺坐，佛國天然，栴檀馥郁，說法圓通，因緣會遇，四眾臨筵，切忌錯過。」復拂一拂，云：「正當恁麼時，在家舍不離途中。在途中不離家舍一句作麼生？千里特來呈舊面，相逢相見笑呵呵。」擲拂子，下座。
退院，上堂。拈拄杖云：「昨日今朝事不同，江心船便好開篷，一雙窮相持竿手，到處垂綸秖釣龍。」曳杖便行。
住無錫慈雲禪寺。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七月十二日，師受邑侯李公護法，闔邑縉紳黎媚鄒公、勗如楊公等公請，暨方丈老人慈命入院。
三門。「要津把斷，栖泊無從，豁開戶牖，聊通一線。」卓拄杖便入。
佛殿。「惟吾獨尊。往者不可諫；未說一字。來者猶可追。幹蠱雲門較些子，人情分上且施為。」展具作禮。
伽藍。「沙盤成破，杓柄短長，叢林巨細，惟君承當。」插香，云：「爇此一瓣無餘事，只圖重起熱心腸。」
祖師。「終朝都盧著嘴，成得甚麼邊事？從今放開兩道眉，方始有些生氣。」

方丈。「拈一放一，拿三道三，此是本師老人打鳳羅龍的所在。暐上座子承父業，且作麼生展演？」卓拄杖，云：「男兒自有沖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是日，請上堂。拈疏，云：「七縱八橫，明明歷歷，文彩齊張，開權顯實。若還未辨端由，卻聽當陽表白。」指法座，云：「須彌山，獅子座，欲登便登，要坐即坐，擬議思量，當面錯過。」顧視左右，云：「如何是不錯過的？」喝一喝，遂陞。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芳蒂靈根，冰清玉潔，威音那畔了無枝葉，法雨堂中常為此切。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專申供養前領高峰、現住普陀、永壽、聖因、徑山及當山堂上六坐道場傳臨濟正宗第二十八世本師上別下庵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弘慧大師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以拂子拂一拂，云：「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眾中若有顯道者，不妨出來相見。」本悟大師問：「蛟龍喜得風雲際，頃刻昇騰上九霄。如何是昇騰一句？」師云：「麗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進云：「分身宇宙行慈化，垂手塵寰剔慧燈。此是方丈老人尋常作略，今日新和尚分中如何施設？」師云：「一株玉樹綻新花，滿眼看來無異色。」進云：「聖天子頒臨宸翰，老和尚命授法幢，吾兄如何擔荷？」師云：「願同化日光天下，力振宗風遍大千。」進云：「可謂掀翻海嶽行新令，不須鼓動口唇皮。」師云：「借光始得。」乃云：「行無慮，住無憂，東甌卓錫過明州。繽紛法雨吾師化，　御賜慈雲逸興優。墻壁生光新意氣，輝煌殿閣舊春秋。堯天舜日今猶昔，滿路歌謠樂未休。群生且道承誰力？人我雙忘理事周。鯤鯨得水成龍去，萬類沾恩得自由。」拈拄杖卓一卓，云：「雙徑高峰齊喝彩，不風流處也風流。」再白槌，師下座。開爐，西堂慧通大師領許氏夫人請上堂。問：「為國開堂即不問，說戒安禪事若何？」師云：「錦上鋪花又一重。」問：「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如何是慈雲境？」師云：「萬歲臺前光燦爛。」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鬧市街頭高著眼。」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向下會取。」乃卓拄杖，云：「鉗錘在握，爐韝風高，頑銅鈍鐵，觸著鎔銷，三賢十聖，腦裂頭焦，更加一頓，法器堅牢，躍冶莫邪，出匣吹毛，殺佛殺祖，斬盡狐妖，縱橫自在，任運逍遙，要見便見，覿體相遭，思量擬議，地遠天遙。」復卓一卓，云：「會麼？若還不會，更為頌出：西堂為眾婆心切，許氏齋僧插髻高，親得一回白汗出，黃金萬兩一時消。」

說戒，浙江撫軍張大護法請上堂。師以拂子打圓相，云：「形同法同，天同地同，聖同凡同，僧同俗同，山河大地一切皆同。大眾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與你葛藤一上，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心性無染。大地眾生各有一段光明，輝天鑑地，耀古騰今，

不變不遷，無向無昔，修證不無，染污不得，雲收雨霽，杲日當空。雖然，猶是體上相應，更須單刀直入，大用現前，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且道如何是即今的大用？蘇州有，常州有，無錫城畔，惠澗東流，萬法為侶，吸盡西江，擎茶洗缽，通身靈妙，觸目文殊三昧，滿耳圓通面門，慈雲境界超群，優波離置在甚麼處？今日大檀設齋，少頃持缽應供。」

說戒，琇如大師請上堂。問：「法雨宗風即不問，目前一句是如何？」師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煙塵。」進云：「即今設供飯僧有何祥瑞？」師云：「財法二施。」問：「雪覆千山即不問，五家宗旨請師宣。」師云：「五家無宗旨。」僧擬問，師便打，僧喝，師連棒打退，乃云：「應供波離說向伊，披衣展缽莫遲疑，若能覿體承當去，三世如來把手攜。」復舉：「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缽。』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缽，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缽去。』」師云：「世尊持缽，慈雲展缽，且道是同是別？今日琇大師設齋，大眾食時切忌向鼻孔裏入。」卓拄杖，下座。

佛成道，洪滋大德請上堂。卓拄杖，云：「釋迦老子，苦行生疲。睹星悟道，偷心未死。指東話西，不識羞恥。堪笑雲門，痛處加錐。」復卓一卓。

上堂。豎拂子，云：「只者箇，三世諸佛說不著，歷代祖師說不著，天下老和尚說不著。」拂一拂，云：「山僧即今說著了也。眾中還有信得及者麼？」擊禪床，下座。

小參

小參。問：「向威音前道則觸，向威音後道則背，如何是不觸不背的句？」師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進云：「眉毛分八字，鼻孔向下垂，如何是超格的句？」師云：「難得到者地位。」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且喜領話。」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云：「親見丹霞始得。」進云：「院主因甚眉鬚墮落？」師云：「多少人向者裏疑著？」進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云：「逢人切莫錯舉。」進云：「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進云：「罔明是初地菩薩，因甚出得女子定？」師云：「莫謗他好。」僧打〇相，云：「還出得者箇麼？」師云：「敗闕不少。」問：「如何是真實境？」師云：「昨日雨，今日晴。」進云：「如何是虛妄境？」師云：「未開口前早已錯。」進云：「其如寶珠池終日開口，紫霞峰未守點頭。」師

云：「明眼人難瞞。」乃云：「照用雙行，殺活並舉，大開爐鞴，點鐵成金，饒他踢倒紫霞峰、吸乾寶珠池，向紅爐裏著腳、烈燄中安身，到者裏只教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緩緩地將渠腦後一捏，然後東西自辨、南北自分，便覺胸包天地、見出古今。者些且置，圓期一句究作麼生？」喝一喝，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小參。「殘冬方去，春色初來，法王號用安排，堪笑東君多漏泄，雪凝東嶺露梅腮。」

解七，小參。豎竹篦，云：「金能剋木，木能生火，信手拈來，烹佛烹祖，照用同時，不背不觸。」召眾，云：「背觸且置，七期告圓一句又作麼生？」眾舉首，旋風打散。

元旦，小參。「年年正月初一，箇箇眉橫鼻直。」橫按拄杖，云：「若向者裏見得，一一何勞拈出？」

除夕，小參。「臘月三十，年窮歲畢，野鬼閑神，自生荊棘，十聖三賢，魂飛膽裂，彌勒釋迦，倚墻靠壁。」卓拄杖，云：「只得木上座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且道分歲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玉燭銀燈光燦爛，來朝齊賀太平年。」上元，文光上座請為雪友禪宿對靈小參。「雪老闍黎出處甚奇，西域靈山移來者裏，妙用無窮，不可思議，忽爾知歸，方寸不離，特拈一偈，覿面提持。偈曰：昔年苦行赤條條，獨立孤標萬象超，言下頓圓無漏智，輝輝燈月甚逍遙。」

小參。「雲門餅，趙州茶，粗中有細。渴時飲，饑時餐，大用現前。若涉擬議，麵裏有沙。」

秉拂

大士誕日，受囑秉拂。「莫謂龍天推出，漫言果熟香飄，昔在萬八峰前獨薦，今向普陀崖畔承當，只因符到奉行，故爾當機不避，啐啄同時，乾坤震應，正令全提佛祖家風。今值大士聖誕，四眾雲臻，諸兄推舉暐上座提唱向上宗乘，若論者一著子，豈可輕易？因堂頭和尚嚴命，不敢辜負人天，眾前豈肯囊藏？正當恁麼時，直得與諸兄露箇消息去也。」舉拂子，云：「諸佛諸祖自此授受，從劫至劫無有得失，還見麼？」擊拂子，云：「大庾嶺頭提不起，而今遍界不曾藏。」

機緣

師參靈隱，因僧問碩和尚：「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如何是無為法？」靈便打。僧云：「既是無為法，因甚麼顯大機大用？」靈

云：「你道大機大用是有為法麼？」僧無語。靈置一甕于方丈前，命眾各作拈頌，投入甕中，如有出格見解者，即付缽袋。眾投畢，首座問靈云：「者一甕未知有幾箇好的？」靈云：「半箇也無。」座云：「和尚看過了麼？」靈云：「隔甕子看過了。」靈問師云：「你道隔甕子作麼生看？」師打靈一掌云：「用甕子作麼？」靈呵呵笑云：「是汝始得。」師拂袖便出。

師參護國夢和尚，呈頌次，夢云：「生從何來？」師云：「新生月照天。」國云：「死從何去？」師云：「路在腳頭邊。」國云：「生來死去，是同是別？」師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國打云：「苦瓜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師云：「明眼宗師因甚隨人起倒？」

師到雪竇，弘遠和尚問：「甚處來？」師云：「天台來。」竇云：「護國國清安否？」師云：「太平萬年。」竇云：「石橋因甚麼作兩橛？」師云：「和尚何得掩耳偷鈴？」竇云：「你還不知麼？」師云：「豈敢妄通消息？」竇云：「如何是真消息？」師低頭喫茶。竇云：「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又作麼生？」師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

師在雪竇為茶頭，一日，雪竇上堂，師出問：「撥塵見佛事如何？」竇云：「你是箇死貓兒。」師云：「獅子兒也不識。」竇云：「試哮吼看。」師云：「只恐驚殺野狐狸。」竇拈棒，師便喝。竇歸方丈，召師至，問云：「適來者一段公案，你還記得麼？」師作聽勢，竇打一掌，云：「是賞你？是罰你？」師云：「老老大大，伎倆如此。」竇云：「燒茶去。」師近前扭竇鬚，竇云：「你又腳荒手亂作麼？」師云：「冷灶裏一把，熱灶裏一把。」竇云：「東摸西摸，有甚了期？」師云：「鑊湯無冷處。」

師回惠眾剃度，法師問：「諸方為子說甚麼？」師云：「請法師珍重口門。」法師云：「曾到溈山麼？」師云：「到。」法師云：「水牯牛事作麼生？」師云：「和泥合水，拖犁拽杷。」法師云：「我問子水牯牛，子便道拖犁拽杷；問汝如何是佛？作麼生道？」師向露柱作女人拜云：「珍重！」法師罔措，師拍掌而去。

師到澄心，洪明和尚豎竹篦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畢竟喚作什麼？」師云：「顛倒不少。」洪便打，師奪竹篦云：「速道！速道！」洪良久，師打地云：「放過則不可。」

師參法雨老人，雨問云：「從甚處來？」師云：「金陵來。」雨云：「曾到報恩麼？」師云：「曾到。」雨云：「報恩塔放光也未？」師云：「換卻天下人眼睛。」雨豎拳云：「還換得者箇麼？」師云：「正眼難瞞。」雨云：「如何是正眼？」師指旁僧云：「者瞎驢！」雨便打，師便喝；雨又打，師禮拜。

師在法雨板首寮打七次，法雨老人遣侍者送竹篦三塊，者云：「內有一塊是和尚的。」師問雨：「適纔侍司道：『內有一塊是和尚的。』未審是那一塊？」雨云：「第四塊是。」師豎竹篦，云：「者一塊鄴？」雨云：「總任裏許。」師遂打，云：「恁麼則借婆衫子拜婆年。」

師與天柱和尚同入堂，柱云：「好一堂師僧，沒箇大徹大悟的。」師云：「瞎漢！那箇不是大徹大悟的？」柱云：「瞎漢！那箇是大徹大悟的？」師召眾云：「者兩瞎還有親疏也無？」眾無語，師代云：「一對跎子相逢著，世上于今沒直人。」

法雨老人入堂，垂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眾無對。師就地臥，作鼾聲。雨云：「好瞌睡！」師云：「者老漢話頭也不識。」師問法雨：「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雨云：「一株老梅樹，兩箇大丫叉。」師云：「只得其體，不得其用。」雨云：「汝作麼生？」師舉足便行。雨云：「意旨如何？」師云：「多時不洗，臭氣熏人。」

師問僧：「如何是本來面目？」僧云：「喫茶。」師云：「昨日道喫茶，今日又道喫茶。」僧無對。師代云：「怎奈明日何？」

法雨問師：「山僧心痛，子還醫得麼？」師云：「和尚是無心道人，從甚處痛來？」雨驟步歸方丈。師云：「者老漢被我一問，直得口啞。」旁僧云：「莫謗和尚好。」師打僧一掌。僧云：「為甚麼打某甲？」師云：「寄與堂頭和尚。」僧云：「何故？」師云：「切忌裝模作樣。」

法雨從徑山歸，集眾出迎次，師問眾：「古德云：『有一人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在家舍不離途中。』因甚麼又要鳴鐘擂鼓迎接和尚？」眾下語不契，師代云：「怎奈老漢披毛戴角何？」

師問僧：「你在那一寮？」僧云：「藏樓上。」師云：「當何職事？」僧云：「香燈。」師云：「香燈事作麼生？」僧云：「滿室香雲人定後，半窗明月夜來遲。」師云：「本分事鄴？」僧云：「鐘板分明。」師便打。

師問沙彌：「甚處來？」彌云：「松雲庵來。」師云：「誰叫你來？」彌云：「自己來。」師云：「誰是你自己？」彌云：「我鄴？」師云：「我是阿誰？」彌云：「法成。」師云：「未有名字以前喚作甚麼？」沙彌無對，師喝出。

師遊山次，見巖上有慧濟禪院四字，問僧云：「慧濟在甚麼處？」僧云：「前去半里。」師指巖云：「者裏是甚麼所在？」僧無對。師云：「只因太近。」有童子云：「只因太遠。」師云：「過在甚麼處？」童云：「路徑太多。」師云：「你的路頭在甚麼處？」童以棍子畫地云：「在者裏。」師云：「從此入者不得忘卻。」童云：「不忘卻。」師云：「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僧問：「獅子窟中無異獸，因甚麼野豬、兔、鹿成群？」師云：「家無滯貨不富。」僧禮拜，師云：「會麼？」僧擬議，師托開云：「野豬兒。」

師入堂，僧問：「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什麼處？」師云：「甕裏何曾走卻鱉？」僧云：「秖如夢想到又作麼生？」師云：「惺惺著。」僧拂袖便行，師云：「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喝，師云：「切忌妄承當。」

東甌蔣總戎問師云：「得業何處？」師云：「普陀。」蔣云：「普陀是別庵和尚麼？」師云：「是。」蔣云：「甚處人？」師云：「西蜀。」蔣云：「多少眾？」師云：「或千餘，或十百。」蔣云：「因甚如此？」師云：「法無定相。」蔣云：「師是何處人？」師云：「台山。」蔣云：「數聞有金身羅漢，因甚麼杳無消息？」師云：「護法何得貴耳賤目？」蔣云：「某實不識。」師云：「果然。」

僧問：「和尚諭僧：『直夜行，不打燈者下簽。』忽遇箇雙目不見的人作麼生？若不下簽，又違和尚令；若下簽，他又是箇光明。畢竟如何即是？」師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僧問：「毛吞巨海，因甚麼大樹被水沖去？」師云：「若不賣俏，怎得風流？」

僧問：「芥納須彌，因甚麼皇上賜琉璃瓦數十萬，蓋菩薩頂不遍？」師云：「法門廣大。」

僧問：「法雨寺居大洋海中，為甚麼無水喫？」師云：「阿誰欠少？」

僧問：「海上橫行底人，腳跟下因甚麼乾巴巴地？」師云：「月穿潭底水無痕。」

僧問：「名山受天下人供養，閻羅老子索飯錢，或將金銀錢寶、頭目髓腦等物與他，他一切不要，畢竟將甚麼與他？」師云：「數本敲窗花有意，幾竿對客竹無心。」僧擬議，師云：「切莫向鬼窟裏作活計。」

僧問：「馬見便嘶，驢見便撲，永壽橋上石獅子鎮日相對，因甚麼不怒？」師云：「同道者方知。」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冬瓜藤上結葫蘆。」進云：「葫蘆有多少子？」師豎拳云：「一箇。」進云：「恁麼正欠參在。」師云：「還我話頭來。」僧罔措，師便打。

拈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

「明與不明，普化搖鈴；哀與不哀，裂石迸灰。無有一人著緊，好似擔雪填井。若道恁麼便是，總是依樣畫餅。大眾！盡力道不出底句，還有人道得麼？試出道看。其或未然，留與諸方檢點。」

青林挑柴

「若作出坡會，狼籍不少；若作道理會，弄巧成拙。當時若遇暐上座，一到便罵：『者野狐精，以己方人。』待他纔開口，一棒打殺。何故瞥？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國師三喚侍者

「國師三喚，如蟲禦木；侍者三應，偶爾成文。秖如國師道：『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意作麼生？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南泉住庵

「南泉雖是見機而作，未免隨人起倒。者僧雖善飽食安眠，猶是夢裏做夢。」

斗南暐禪師語錄卷之中

侍者法權記錄

頌古

世尊初生。

無事出頭不識羞，周行七步逞風流，雲門一棒驚天地，直至如今痛未休。

睹明星悟道。

天下獨尊話已行，言顛語倒可憐生，雪山重睹明星後，失卻當年眼裡睛。

拈花。

逢場作戲有來因，做處分明見處親，迦葉欣然開正眼，一番提起一番新。

殃崛救產。

殃崛救產快如風，報語傳言不廢功，謾說瞿曇行方便，出窠玉兔本然空。

無夢無想，如何是大用現前？

夢想俱無體用全，團團明月水中天，鴛鴦獨立蘆花岸，孤雁雙飛遶翠煙。

新婦騎驢阿家牽。

騎驢新婦阿家牽，行到山窮水盡邊，南北東西無去處，等閒摸者竹筋鞭。

末後句。

湘之南，潭之北。波瀾聲浩浩，漁父休思索。溪西雞齊啼，屋北鹿獨宿。

鹽官一日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者云：「破也。」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扇子隨身不計年，問來酬去絕言詮，時人莫謂無蹤跡，淺角新蹄現大千。

雲栖蓮池大師因王侍郎問：「夜來床頭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蓮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蓮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

鼷鼠三更轉法輪，烏圓[跳-兆+孛]跳遁深村，豁開露柱通身眼，遍界難藏吼一聲。

師姑元是女人作。

師姑元是女人做，三世如來覷不破，夜夜朝朝抱佛眠，風流卻向阿誰說。

婆子燒庵。

老婆一片熱心腸，放火燒庵別有長，枯木寒巖光燦爛，者僧逐出姓名揚。

前有刀兵，後有猛虎；左有水，右有火。如何是出身一路？

天堂驀直去，地獄要親臨，十方俱坐斷，不辨是非門。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曰：「到。」州云：「喫茶去。」又問一僧：「曾到此間麼？」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曰：「為甚麼到也云喫茶，不曾到也云喫茶？」州召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本色宗師一味禪，不曾曾到盡悲憐，和盤托出無人喫，狼籍馨香滿大千。

舉：「古德云：『昨夜好風。』僧云：『昨夜好風。』德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又見一僧云：『昨夜好風。』僧云：『甚麼風？』德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甚麼松？』」

怒氣衝天動地雷，順風吹了逆風吹，團團荷葉憑空舞，浴浪紅菱尖似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杈，每見僧來禮拜，即杈卻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攞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五臺臺上老魔軍，終持杈問別人，魔子魔孫魔眷屬，相逢相見芥投針。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云：「山僧不解答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毒藥醍醐作者知，銅頭鐵額不無疑，機先若具超方眼，覿面親呈已是遲。

古人云：「萬法從心生，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了箇甚麼？

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繫嶺頭風，一時拋向滄溟外，撒手回途不見功。

趙州臥雪。

弄假成真博古今，何須陸地別昇沉？從來末後無言說，一字搜空萬劫心。

百丈野狐。

前身後現幾人知，昧落淆訛已鈍機，墮脫從來無此事，今朝更舉惹人疑。

大顛擯首座。

海乾龍現爪，時至湧金波，春王行正令，乾坤玉浪鋪。

又

扶他未出葛藤時，撥轉乾坤向上機，喜遇春風三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枝。

百丈開田。

驚天動地除荊棘，擲地金聲又一堆，王令已行天下遍，中原共亨太平時。

射虎。

將軍射石虎，弄巧傳今古。錯認定盤星，枉費千鈞弩。頂門著一箭，何必多辛苦。

南泉斬貓。

信手拈來全殺活，當機無語命難饒，雖然不解翻騰去，戴履回頭亦是高。

靈雲見桃花。

桃花灼灼報君知，縱使無疑早已遲，堪笑靈雲無意志，等閒失卻眼中珠。

牛過窗櫺。

一踏鬟門開，鐵牛過櫺來，頭頭無罣礙，拍拍舞三臺。

懸崖撒手。

懸崖撒手便承當，拄杖成龍豈覆藏？更有衝天千尺浪，禹門風急甚猖狂。

百尺竿頭重進步。

百尺竿頭重進步，一條驀直長安路，到家不必詢途程，喫飯穿衣仍舊故。

興化擯維那。

驅耕奪食有來由，佔斷雲山萬壑秋，鞭起鐵牛犁皓月，箇中恩大實難酬。

百丈再參。

驀然一喝，天迸地裂，裝聾作啞，應時及節。

德山托缽。

明頭出兮暗頭回，惹得兒孫笑臉開。父子驀然齊看破，燈籠露柱吼如雷。

龍潭吹燈。

紙燈滅處口難開，曠劫無明當下灰，明暗色空無隔礙，一條白棒舞三臺。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不辨粗細好醜，隨緣接物利生，驚起象龍哮吼。
我腳何似驢腳，不被毘尼纏縛，舉步踏殺眾生，瞎漢不妨疑著。
人人有箇生緣，縱橫自在安然，日用光明歷歷，饑時喫飯倦眠。

萬法歸一。

五百東來五百西，一枝高出眾枝低，自從猿鶴歸來後，野鳥山雞不敢啼。

一歸何處？

萬法明明說向伊，霜風凜凜水生皮，團團紅日當空照，隔岸漁翁坐釣磯。

雲林和尚小參，云：「一人辦道，忙殺伽藍。雲林八百禪和因甚日日絕糧？還是伽藍不靈？還是人不辦道？」

幾百禪和住此山，阿誰不透祖師關？莫道伽藍不靈驗，日日絕糧頓頓餐。

又舉：「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因甚不見有一人哀戚者？」

昨夜三更月到窗，曉來雪上又加霜，明明一片清平地，何事將軍急著慌。

又舉：「青林和尚凡僧參見，先擔柴三轉，方乃入堂。還是教伊出坡？還是別有方便？」

不是擔柴不是禪，法王法令驗愚賢，人天榜樣明今古，看破青林直甚錢。

大隨庵側有龜，僧問：「一切眾生皮裹骨，者箇眾生骨裹皮。」師拈草鞋覆龜背上，僧無語。

骨生肉外外生皮，六合乾坤陸地移，一隻草鞋輕覆卻，青天白日黑迷迷。

高峰垂問六則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

大徹不大徹，燄裏寒冰結。凍殺天下人，通身冷似鐵。

佛祖公案本是一箇道理，因甚明與不明？

明與不明，羅什吞針。誌公啖鴿，少遇知音。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

佛行毘尼本自遵，現成草料滿乾坤，雲門胡餅如天大，不搆師僧一口吞。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

杲日當空無不照，白雲一片呈巧妙，乘風佈雨等尋常，本體太清仍皎皎。

曹山三墮。

走遍天涯海角頭，背駝星月望江遊，歸來踏斷曹溪路，超出人間第一流。

喫油餈。

喫些油餈飽，天明不覺曉，說向侍者知，庄主添煩惱。

臨濟三頓。

棒下叮嚀閃電機，梧桐風埽鳳離栖，大愚一拶翻身轉，當下還拳捋虎鬚。

庭前柏樹子。

祖師柏子應時機，惹得兒孫說是非，脫殼靈龜不費力，可憐鈍鳥逆風飛。

萬緣放下。

吹毛舉起命如絲，斬斷塵勞用幾時？大事未明須急急，萬緣放下莫遲遲。

徹底掀翻是與非，三山四海總忘機，萬緣放下無尋處，石女溪邊把手歸。

纔入靈山選佛場，萬緣放下即家鄉，默然忘卻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

肇法師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一體。」

虛虛實實任君猜，根葉何曾有一枚。意氣不從天外得，金烏夜半照蒼苔。

《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云：「我于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時與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忍。

法門無二何勞講，此處無金三十兩，不是維摩行正令，瞎驢成隊覓瘋癢。

巖頭撐船。

江心獨立露堂堂，廣渡群迷上鐵航，舞掉呈橈稱好手，老婆不是假顛狂。

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為甚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眾山色。」

雪覆千山水滿溪，孤峰初夜月峨眉，清虛鳥道潛蹤跡，那畔風光幾箇知。

栽松次，同參問：「大地無寸土，松向甚麼處栽？」答云：「高著眼。」

磐陀石上栽松樹，不假陽春歲歲奇，大地原來無寸土，即今何處著闍黎？

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箇饅頭。

胡餅饅頭袖裏蒸，慣將黑豆換珠珍。相看會是瑤臺夜，斜掩重門誰識真。

法眼益和尚因僧問：「聲色二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者僧還透得也未？若會得，者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聲色殷勤問主人，南山驟雨北山雲，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疏山匡仁禪師問大溈：「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師曰：「某甲三千里來特為此事，何得相弄？」溈曰：「向後獨眼龍為子點破。」後舉前話問明招，招曰：「卻使溈山笑轉新。」師于言下大悟。

樹倒藤枯問若何，泥盤放下絕淆訛。獨龍點破其中旨，始覺從前錯路多。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驟雨空中霹靂聲，亂雲堆裏木人驚，紅光閃爍隨收去，電後風輕海嶽清。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便禮拜，丈便打。

象王獨坐大雄峰，擬犯吹毛更不容，獅子窟中無異獸，千妖百怪盡潛蹤。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中二首座。」

兩箇泥牛氣不和，傾腸倒腹吼山坡，宗師愍物分緇素，臨濟綱宗有幾多。

溈山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

堪笑溈山老牯牛，爭名奪利在閻浮，強中自有強中手，一拜當陽萬事休。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

祖一日往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即奇，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左右。後令出家，付衣法，居黃梅東山。

鈍鳥移巢脫殼龜，閻浮賣弄幾多回。捨身受法傳心印，莫是遭他授記來。

德山小參，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即言說兮離言說，祖印高懸揮巨闕，觸著輕輕裂腦門，至今遍地流紅血。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煙塵埽蕩。日午三更，星稀月朗。

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獅子兒，善能哮吼。」

明珠鎮海自承當，白月收藏黑月光，無言可對全體露，獅兒哮吼不尋常。

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

真源一滴本無多，狼籍溪聲挂薜蘿，識得千江非二月，碧潭皎皎浸山河。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仙人，仙人應諾。世尊白：「那一通，你問我。」

問佛仙人那一通，倒插楊柳順插松，紅桃片片如紅雨，狼籍馨香在夢中。

善財採藥。

野草閑花遍界青，當陽拈出法非輕，膏肓有病來醫者，殺活臨時不順情。

僧問玄沙：「如何是清淨法身？」沙曰：「膿滴滴的。」

滴滴通身是爛膿，鹽瓶出水又生蟲。銅壺漏永何時歇，清淨還歸大海中。

洞山麻三斤。

指麻隨問說三斤，分付行家直幾文，酬價不成無處賣，爭長道短亂紛紛。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怎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父子叮嚀歎別離，瞎驢滅卻絕狐疑，玄關倒鎖人難見，九曲珠通暗裏移。

趙州勘二庵主。

動地驚天事稀奇，呼神喚鬼惹人悲，千邦萬國吾王化，斬將封侯陷虎機。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陵米作麼價？」

僧問青原原問僧，廬陵米價作麼生？太平天子寰中敕，塞外將軍絕信音。

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皆，畢竟喚作甚麼？

觸則難容背則非，誰人道得兩無疑？知音不必頻頻舉，八面風生大展眉。

六祖風旛。

風旛爭鬥奪輸贏，自有傍人抱不平，意氣不從心外得，碧潭纔動水生紋。

臨濟訪平田，于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者畜生諸處走，到者裏不知路。」師曰：「我問平田路向甚麼處去？」嫂云：「者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鬱鬱青青問路頭，閑花野草惹人愁，麒麟喚作生無底，轉語輕酬駕羸牛。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

衫子當陽示七斤，拈來萬法更鮮新，和泥合水無人識，洗到驢年也不清。

趙州因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缽盂去。」僧忽然省悟。

志氣沖天乍入山，一言透過上頭關，缽盂蕩出虛空界，本地風光自往還。

有雪竇化主省宗問興教坦：「諸佛未出世，人人遼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教云：「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教云：「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吾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拜。教云：「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室，教云：「適來錯抵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怎肯禮拜無眼長老？」教云：「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教曰：「我有三十棒寄打雪竇。」宗便禮拜。

兩刃交鋒斷不饒，鋒前電後逞英豪，三十烏藤相寄處，殺人更有活人刀。

梁王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廓然無聖真消息，一句了然超百億。莫謂梁玉不丈夫，釋迦彌勒難相識。

雲蓋僧化瓦。

瓦蓋雲遮不教多，霖霖法雨滿山河，重重殿閣金風露，布地金磚選佛窠。

趙州看臺山婆子。

顯赫宗風老趙州，叢林萬古立宗猷，臺山覷破狼煙息，何必兒孫動地愁。

舉圓照本禪師問義天僧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遍周沙界，當時聽眾何如蹲立？」義茫然無對。

花果同時豈偶然，紅爐鞴裏結紅蓮，根源充滿乾坤外，一句迥超萬象前。

溈山摘茶。

龍吟霧起別機親，虎嘯風生亙古今，玉轉珠回呈體用，絲來線去暗抽身。

香巖上樹。

好把根源認得真，羚羊挂角已相親，虎頭樹下回言問，只得欣欣笑一聲。

口咬枯枝不踏攀，如何透得祖師關？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莫與談。

聲色外一句。

柳綠桃紅黃鳥啼，雲收雨霽照寰熙？當陽覿面都拈了，孟八郎君知不知。

忠國師勘驗大耳三藏。

大耳通身本現前，國師平地起狼煙？南北東西盡敵處，箇中誰識太平年。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白浪滔天艇自開，絲綸輕舉上鉤來，金鱗透網衝天起，得意漁翁轉釣臺。

雪峰鼈山成道。

心頭未穩話頭親，舉似師兄當面嗔，兩次三番都鏟卻，從今流出自家珍。

疏山壽塔。

使盡三文無價珍，一番拈出一番新，放光古佛重註腳，墮落眉鬚絕點塵。

尋牛。

深山曠野用心多，鳥道行行事若何？緊俏草鞋勤進步，抬眸又見白雲過。

見跡。

枯木巖前路百條，獨行無語意何超？倏爾長空雲散盡，留得參天角影高。

見牛。

獨立巖前囚一聲，萬機消盡不容情，崢嶸頭角分明露，任是丹青畫不成。

得牛。

荒坵驀地忽相逢，信手牽來不放鬆，[跳-兆+孛]跳狂心還不歇，一回入手且從容。

牧牛。

連朝隨看不相離，芳草巖中適性宜，滿目林泉憑受用，饑餐渴飲復何疑。

騎牛。

溪邊石立覺堪騎，短笛頻吹綠草時，燕語聲從天外落，直身高跨樂無私。

忘牛。

全體清閒不冗求，從今坐斷碧峰頭，青山綠水依然在，寂寞無形不用收。

雙忘。

徹底掀翻是與非，三山四海共忘機，干戈不動常安樂，謾說當年小室惟。

還源。

虎伏巖隈魚躍淵，寒梅帶雪弄輕煙，而今春色從天降，堪笑當年孟浩然。

垂手。

總教田地不荒蕪，且將蜜棗換葫蘆。垂手應憐門外漢，半鉤新月落江湖。

南陽忠國師因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託？」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師遷化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化緣既畢又貪嗔，欲化君王無價珍，塔樣撐天無縫罅，總教立地作黃金。

斗南暐禪師語錄卷之中終

斗南暐禪師語錄卷之下

侍者法權記錄

偈

眼耳鼻舌身意(六首)

晝夜交輝朗太虛，明如日月照無私，瞎驢滅卻年前事，宇宙茫茫幾箇知。
四維上下悉皆聞，一擊忘知喪膽魂，霹靂聲中消息盡，從斯塞斷是非門。
面門獨露一孤峰，玉洞無私兩道通，臭去香來瞞不得，但將矢橛振宗風。
銅唇鐵舌解談空，遍覆三千不記功，七七九年無一字，至今狼籍海龍宮。
煙霞洞裏陪雞犬，荊棘林中作主人，長臥白雲閒作夢，驢胎馬腹億分身。
癩馬枯樁事莫期，瞻之前後播鎗旂，太平本是將軍定，倒弄橫拈任意騎。

四威儀

山中行，花鳥無心自作吟，相識知音天下少，三生石上舊時人。
山中住，挂角羚羊無影樹，白日木雞醒醒啼，金烏下兔追風去。
山中坐，慈愍利名人兩箇，但把紅塵早脫身，莫嫌老衲袈裟破。
山中臥，流水溪邊幾夢過，石洞草深常入定，翻身忘卻來時路。

題石女夫人

此女從來不嫁君，如何喚作石夫人？梳粧月鏡星簾下，赤體穿衣挂白雲。

題淡和尚

者箇和尚，千了百當。佛法世法，雙收雙放。筆走龍蛇，真箇人天榜樣。

室中禮懺有感

謾說微塵劫數多，生前培植苦娑婆，要知末後真消息，彼岸何曾隔海波。

採柏子

開花結子正初冬，採落銀花露雪容，粉骨碎身輸敵手，從教光奪日頭紅。

老僧崖

圓顱方服僧儀全，何代遊來住此巔？一念不生渾是定，逢人不解口談禪。

誦經

胸襟流出舌尖頭，得意忘言不外求，四十九年無一字，瞿曇有口也難酬。

示僧

但遇明師是勝緣，何須特地遠追攀？但能直下翻身去，煩惱菩提一体圓。

看花

一園紅白應時開，風拂清香撲鼻來，幾度倚欄頻翫處，月明簾影共徘徊。

勸母念佛

子欲歸家有一言，菩提不退好心田，但能識破多生夢，佛母從登上品蓮。

考工

一粒金丸永不離，今朝舉起更無疑，幾回爐內翻筋斗，者箇何曾有是非。

示沙彌

沙彌來請法，與他一耳摑，若向掌上會，天長并地闊。

月下偶成

終日群居別有天，隨緣任運自安然，箇中消息誰能識，明月當空不露言。

夜聞板聲

空谷傳聲響似雷，更深更下一楗椎，虛堂寂靜無人到，獨許天心皓月來。

飛來峰

生成體段巧玲瓏，特地飛來顯妙容，頂上蓮花藏日月，週圍千佛繞靈峰。

參雲林和尚

水漲船高風又來，揚帆架櫓出天台，梢公力勇船頭硬，撞倒雲林老古錐。

步玉開師原韻

碧玉初開漫露蹤，粗雕細琢欲成功，本來妙體如明得，規矩方圓任變通。

打碎鐘子

拶碎虛空囚一聲，當陽拔出眼中釘，通身白汗青天雨，杲日重消火裏冰。

示透宗還豫章

學道先須透此宗，叮嚀此去悟心空，忽然吸盡西江水，長舌原來在口中。

除夕

東村王老夜燒錢，現出紅爐火裏蓮，歷劫坦然無變色，大家齊唱太平年。

拄杖

秘密深藏萬八峰，龍天推出振宗風，拈來插向滄溟外，掃盡妖狐信不通。

爆竹

親遭毒手幾多回，輕易人前口不開，時節到來全體用，迸山倒嶽發寒灰。

贈聞旨道兄

洞徹無生倒命根，一聞千悟是奇人，從今更不疑他物，滿腹絲綸別有文。

贈樹文道兄

鐘山分袂各東西，落葉殘紅恨別離，腸斷三更心粉碎，不知何日又逢師。

樹文兄留別

錫共鐘山寺，相談百日期，與君分袂去，回首意難離。

茶鐘墮地不碎

擲地金聲喫一驚，一番提起一番新，當陽撲出無人識，固有天然不壞身。

和樹文兄原韻

紫金城畔紫金峰，過出人間事不同，靈鷲儼然無二處，今朝重振舊家風。

贈香谷師

佛法無多識者稀，奔南走北枉呈機，直饒熟讀三千卷，蕩子歸家失路迷。

化木魚偈

金光爍爍口微開，觸著轟轟動地雷，一遇知音出隻手，大家齊唱法王來。

贈微笑軒行實賢弟

微笑軒中一作家，金襴傳後隱光華，他時格外尋知己，拈起靈山不老花。

贈妙有關主法師

向上圓關不外通，經行坐臥任從容，時將一滴曹溪水，遍灑天台萬八峰。

化齋

初秋夏末到東甌，接待無糧不自由，雲水都來要飯喫，我今權作老金牛。

別飛泉法師

作偈吟詩話舊交，奇言妙句意何超，揮毫寫出當年事，竹榻篷窗共一宵。

其二

此際重逢話夙緣，溪邊分袂水涓涓，九秋暫別他山去，萬里瞻風望月圓。

贈愚若兄掩關

大海潮聲日夜喧，阿兄求靜隱松源，寂然不動無邊際，佛祖難窺第一關。

為新大德開淡齋

留情淡處律精嚴，清白甘泉湧舌尖，嚼碎莖蘆明底事，諸方五味不須參。

贈玉輪朱居士誦經

佛法無多說向君，持經展卷過平生，有時囫地一聲去，三世如來把手行。

贈朱居士遊山

太平何事賴人修，突兀名區任意遊，南北東西無阻礙，迴途須用自甘休。

贈奉先顧居士

世事人情懶去親，閒房靜坐樂天真，四恩總報無多子，宇宙茫茫見一人。

贈孟入陳居士參禪

道義相交不倦談，西來祖意好追參，要知向上超玄路，剔起眉毛腦後看。

步注居士原韻

玉堂光燦透玄微，霹靂聲中不動衣，堪笑時人猶不覺，誰知目下自生機。

示分唇海沙彌

彌勒口開有甚奇，不如者箇小沙彌，逢人懶說西來意，笑破口門兩片皮。

搬磚偶成

拋磚引玉上虛堂，凜凜威風不可當，萬象森羅齊舉手，一家有事百家忙。

水筧

萬法囊藏在腹中，吞而復吐養蛟龍，光吞日月乾坤大，一派曹源正脈通。

遊虎丘口占

虎丘山上白雲家，客到濃煎穀雨茶，頑石心空能點首，時人徒看眼前花。

燈下偶成

黃金出汁苦心知，費盡鉗錘照用時，古佛燃燈光世界，至今者點不曾移。

石柱峰

拄地撐天玉柱峰，龍門倒插半空中，清溪落落衝潮去，隔岸騷人信未通。

登月臺觀瀑

瀑布翻空何處來，驚天動地吼如雷，遠觀一片銀山壁，近視珍珠灑月臺。

坐禪

磨襠擦褲幾多年，喪盡身心不會禪，再上蒲團閒作夢，何須特地起狼煙。

舟中阻風，作以慰眾

扁舟蕩漾泊琳宮，暫爾蒼天鼓逆風，自是觀音舒法力，管教巽女轉神通。一尋柔櫓浮滄海，三道輕帆挂碧空，千步銀沙親玉趾，金仙洞裏見慈容。

贈道原法師

道在中原不變遷，包含萬象利人天，喜君廣有超方作，妙喻微言滿大千。

搬瓦

握土成金上法堂，獅兒齊立幾何行？爭先頭角翻空舞，古殿重增舊日光。

慕得然道兄善書畫偶成

作略君家得自然，筆尖纔動化三千，丹青點破澄潭月，鐵硯磨開長夜天。

佛事

地藏開光

「九華峰頂現金身，何似莊嚴色相新？者裏一毫能著眼，放光無處不稱尊。」

彌勒安位

「理法界，不動纖塵；事法界，縱橫自在；理事無礙，法界重重。殿閣崢嶸，處處應身化現。布袋打開，珠回玉轉；信手拈來，點鐵成金。三賢十聖，情與無情，從地湧出，不令而行。」以拂子打〇相，云：「過、現、未來，總不曾離卻者裏，又不曾住卻者裏。大眾且道：畢竟在甚麼處？」擊香几，云：「相逢拍掌呵呵笑，天上人間得自由。」

韋馱安位

喝一喝，云：「虛空震動，大地輝騰，法不孤起，令不虛行，頂天立地，護國安民，威靈顯赫，古剎重興。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殿閣崢嶸新氣象，金湯衛護舊家風。」

募天王殿進關

「未遊華藏界，先入蝸牛角，佛眼覷不破，千聖難模索。者箇大愚人，無參亦無學，忽起佛法見，將錯與就錯，等箇人兒來，梵剎興工作。即今事若何？放下舊蒲團，高挂缽囊著。」

挂梆板

師拈槌云：「鴻鳴輕擊，天呼地應。金牛喫飯來，趙州洗缽去。施者受者，果因不昧。眾中若有彌勒肚皮、維摩手段，可使斗金日費，饑餐飽睡。設若五觀未明，者裏切須仔細。」擊梆板云：「咦！」

出關

「閉戶無求，活埋此處。眨眼三年，須臾便過。乞我一文，功成德聚。施者受者，必獲如意。且道以何為驗？」驀指櫃云：「此處無金三十兩。」

剃度師示寂拈香

「化身應世，唯我本師。方外域中，化導靡窮。某蒙剃度，拔濟恩崇。思悟別傳，于焉西東。只期大樹，長作帡幪。詎料涅槃，覿面難逢。雖無生滅，寧不愴傷。音容永隔，舍利流光。山高水深，夕瞻朝望。謹具杯茗，匍匐登堂。師其來格，鑒此瓣香。」

為母疾割股焚香

「肉隨刀轉，血瀉泉流，拆肉還母，恩大難酬。信手拈來，旃檀一片，熱向爐中，諸佛證鑑。然雖如是，全身現出尋常事，忉利天宮去復回。」
復然頂
「祈母患愈，燒身燒臂，直下忘軀，頂[寧*頁] 著地。」

為火頭僧舉火

「昔日燒火，今被火燒，烈燄光中，任運逍遙。且道功圓行滿事作麼生？」高聲云：「放下著。」
入塔
「威音那畔，任意縱橫，大開門戶，全身直入。」下靈骨云：「欲識安身立命處，會取當陽霹靂聲。」鳴指一下。

為松崖禪人舉火

「重陽九月裏，金風遍界吹。未曉登高去，天明拂袖歸。泥牛吼水面，海底火星飛。無根松樹砍將來，置向紅爐燒死灰。」

為無礙禪人舉火

「透過金剛圈，吞卻栗棘蓬。通身顯妙用，踏破太虛空。」擲下火炬云：「日輪不覺沉西去，隨身干木徹天紅。」

為雪松沙彌入塔

「冬至月中，日風夜風。沙飛石走，吹倒雪松。且道葉落歸根事作麼生？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

為園頭一念舉火

「昔年空手把鋤頭，今日步行騎水牛，撒手到家情念盡，更無一物可存留。雖然如是，且道即今事作麼生？」攛火炬，云：「識得衣中寶，翻身迸火星。」

為梵音洞佛子捨身舉火

「清淨法身求善因，圓滿報身招惡果，百億化身現虛空，粉骨碎身超佛祖。」舉火炬，云：「還見觀音大士麼？劫火洞然毫末盡，頂門突露一輪紅。」

為蓮彰禪師起龕

「鐵壁銀山萬丈深，上天無路地無門。從斯透過玄關去，天空海闊任縱橫。」
舉火
「昨夜一陣毘嵐風，吹倒門前一株松，直至樹倒藤枯後，更有蓮花火裏紅。」以火炬打〇相，云：「還見麼？剔起眉毛腦後看。」
入塔
舉靈骨云：「只者箇，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且道在甚麼處？」良久，云：「直下分明說向伊，朔風凜凜雨聲微，蓮洋浪湧金沙岸，斗轉星移月映溪。正當恁麼時，藏蹤隱跡又作麼生？即今放下黃金骨，切莫分身兩處看。」

為靈隱禪人起龕

「出入分明不爾欺，箇中何更有狐疑？但能覿見來時路，踏過毘盧任所之。」
舉火
「閃爍靈光透上頭，即今毫髮不容留，眼睛突出虛空笑，燄裏翻身輥火毬。」
入塔
鳴指一下，云：「空谷傳聲，乾坤震應，靈光隱隱，卻是如來真性。即今粉骨碎身，且向甚處立命？者裏欲住便住，當定即定，塞破牢關，聽吾號令。」復鳴一下。

為石元禪人起龕

「古人休去、歇去、冷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者漢畢竟向甚麼處去？」顧視左右，云：「大家送出去。」
舉火
「一向階前灑埽，獻花供水，忽爾露布踏翻，切忌見神見鬼。」舉火炬，云：「烈燄光中，薦取本蹤。」
入塔
「風和日暖，桃紅李白。趁此水漲船高，休待潮落石出。正恁麼時，樂業成家，承誰恩力？咄？船到橋門自然直。」便下骨。

為雲水僧起龕

「遊遍天涯，孤峰獨宿，踏倒須彌山，忘卻來時路。」舉數珠云：「若向者裏見得，無來無去，無迷無悟；其或未然，雨後苔青，急

須走過。」
舉火
舉火炬云：「咄咄！水朝東，星拱北，桃自紅，柳自綠，魚化龍，筍成竹，泥牛撞入海，山前鹿獨宿，急薦主人翁，燒卻娘生屋。」

為患毒僧入塔

「清淨本然，異類之質。臭氣衝天，爛膿滴滴。撞著無情漢子，拋向紅爐蒸炙。鎔作一袋真金，果然好箇消息。趁此戶牖大開，透過銅墻鐵壁。」

為雪如禪人入塔

「咄哉雪如！吾今問渠：本來何面目？將甚作真如？」舉骨襯云：「言下知端的，放下便安居。」

為李氏道人舉火

「幻寄東甌，六十餘秋。離鄉別井，昨寓明州。大士親見，到岸忘舟。」下火云：「者段光明無間斷，滿船空戴月明歸。」

為性空上座入塔

「赤日當空照大千，性空空盡體超然，悠悠莫論途中事，且入浮屠仔細看。」

為無礙禪人入塔

「咄！禪不須參，教不須看，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舉靈骨云：「還會麼？擲地金聲，有眼者見。正恁麼時，符到令行又作麼生？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為道林上座起龕

「者箇師僧常演妙音，撒手歸家撩起便行，向上一路又作麼生？」喝一喝，云：「驀直去。」

為徹凡禪師起龕

「死中得活，活中死去。涅槃堂前，豈容久住？符到奉行，路在甚處？」以手指云：「這裡去。」

為戒全禪師封龕

「門門非別門，戶戶還自戶。識得箇中人，大蟲原是虎。不須露爪牙，虛空加封鎖。」
起龕
指龕，云：「從來寸步不曾離，此日當陽說向伊。昨夜禪那無影樹，秋風颯颯落寒枝。時至歸根留不住，鐵牛無腳逐雲飛。」擊龕，云：「起。」
舉火
「戒全全戒定綱宗，振起禪那正脈通，長嘯一聲消息盡，得處何須更費工？昔年換箇破燈盞，擲下爐中徹底紅，大地秋光都漏泄，落霞孤鶩聽西東。」遂下火。

為火頭道士起龕

「方外得得來，聚會學無為，纔到選佛場，瞥然即便歸。心空何處去？及第更由誰？」喝一喝，云：「看腳下。」
舉火
「今朝六月七，道人著氣急。杲日正當空，大千紅燄逼。流出汞中金，工夫多狼籍。阿呵呵，識不識，薰風自南來，為汝通消息。」遂下火。

為秋月禪人起龕

「來時頭戴中秋月，慧鑑胸藏不夜天。海外欲行無異路，最初一步更為先。」
舉火
「生在金陵，死在者裏。倒斷命根，無嗔無喜。迴脫根塵，投大火聚。烈燄光中，切須薦取。」
斗南暐禪師語錄卷之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